

黑龙江文化旅游与鄂温克民族艺术元素

□臧美莹

天鹄

副刊

黑龙江自古以来聚居着众多少数民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历史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创造了璀璨绚丽的民族文化。历经沧桑积淀下的文化传统是不能复制的，这也使得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各民族长期保持的独特风格显得弥足珍贵。

鄂温克族中的“鄂温克”是民族的自称，意思是“住在大山中的人们”。鄂温克族也是口头文学的集体创作者，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他们都保持着口口相传的述说形式，口头传承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也尤为重要，鄂温克族的文学作品也以这种形式流传至今。其中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等内容。除口头文学外，鄂温克族的艺术形式还包括舞蹈、民歌、美工等。并且鄂温克族也保持着独特的体育活动，如颈力比赛、桦树皮船赛、战车赛、赛马等；还有一些传统游戏，如鹿棋、憋死牛棋、嘎拉哈、牛毛球、抛石头等。鄂温克人也保有民族特色的节日祭祀，如每年阳历4月5日的杭西节（即清明节）、每年阴历五月初五的水节、每年阴历十月二十六日的米特节等，还有如米特鲁节（丰收节）、斯特罗依查节（雅库特鄂温克人的丰收节），还有如抹黑日、敖包祭、瑟宾节等祭祀节日。这些独特的文化、体育和节日、祭祀等活动以及生活习俗，共同构成了鄂温克族艺术元素，是黑龙江宝贵的文化资源。

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以及日常的生活方式，都展现出了极为丰富的民族艺术开发价值和潜力。如鄂温克族的图腾崇拜以

及民族信仰等等，经过千年流传，形成了一些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代表性民族艺术元素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是驯鹿文化，鄂温克民族甚至被称为驯鹿民族，在千年的民族传承中，鄂温克族驯养驯鹿，驯鹿成为民族的符号代表，至今在鄂温克族群中依然还驯养着上万头驯鹿；二是民族艺术代表符号撮罗子，也就是利用鹿皮及其他兽皮制作的居住帐篷，在长期的改良和进化中形成了十分有特色的建筑符号，在艺术元素转化中十分具有代表性；三是民族流传下来的特殊标志，如太阳花的形象代表着圣洁，鄂温克人信奉太阳姑娘的传说，一直用太阳花图案和太阳姑娘的传说进行手工艺术品的制作；四是手工兽皮画，鄂温克族喜欢在兽皮上作画，形成了十分独特的手工艺品；五是鄂温克族较为著名的桦树皮制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艺术特色。

广阔森林中的撮罗子帐篷、驯鹿交通工具以及少数民族的特色服饰、生活用品、生活环境等等，都使鄂温克族成为了文化特征明显的少数民族，这些文化与艺术要素在旅游项目开发方面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亲近自然的高端旅游线路等等。目前根据鄂温克族艺术元素产生的旅游产品已经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其中旅游景区、景点主要有纳尔逊鄂温克风情园、敖鲁古雅森林文化主题酒店、漠河鄂温克驯鹿园等；旅游文化产品有桦树皮制品（如桦树皮器皿、桦树皮画、桦树皮装饰品等）、带有鄂温克图腾的木雕工艺品、皮毛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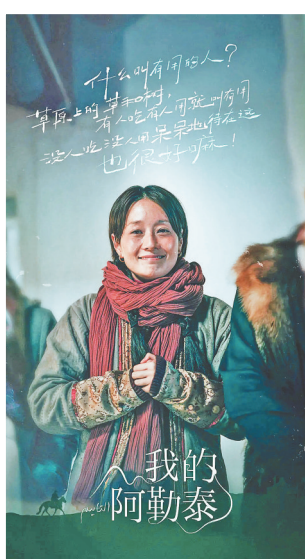
饰、挂饰和带有鄂温克典型图案造型特征的刺绣工艺品等，还有描绘鄂温克人生活场景、生活环境的绘画、摄影等民族文化衍生作品，这些作品还被做成书签、钥匙坠、明信片等纪念品。总的来说，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旅游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公司运作、社会参与的互动发展模式，正在向深化旅游项目开发、加强文化元素融合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文化、艺术作为精神产物，在传播过程中无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和制约，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文化、艺术渗透到旅游业中，能够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大幅提升旅游质量、产生强大经济动能。因此文化与旅游往往相辅而行，相互促进。民族文化艺术元素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始终都会处于待开发的状态，有无限的潜力以及创造力。根据旅游资源自身的可体验性、自在性、潜在性以及不可转移性等特点，鄂温克族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优秀的民族传统都使其成为吸引游客前来观光的优质旅游资源。但在开发的过程中，仍需尊重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把握民族文化历史脉络、尊重民族习俗、坚持创新发展，这也是推动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黑龙江鄂温克族艺术元素具有很强的个性特点，拥有向旅游资源转化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旅游产品的品牌开发，也有利于地方旅游形象的建设。目前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旅游还有很大开发空间，继续挖掘鄂温克族艺术元素能够在促进黑龙江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b4655106@163.com

剧版《我的阿勒泰》和李娟的阿勒泰

□徐亚娟



耳》，走进电视剧。我习惯了李娟的阿勒泰。

走进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完全是因为马伊琍饰演的“我妈”。剧中，“我妈”有了一个很符合那个时代的名字“张凤侠”，张凤侠长着一张高原红的脸，散发着和阿勒泰自然景观浑然一体的勃勃生机。在这里，马伊琍不再是《繁花》中风情万种的玲子，也不是《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她是李娟在她的阿勒泰中茁壮成长的根基，是李娟在广袤的新疆大地始终追寻的“我妈”。这部剧给了李娟一个清晰的具象的她始终在寻找的“我妈”。

“我妈”一定有一个被暴风雨淋透的青春，才有了无所畏惧穿行阿勒泰的勇气。“我妈”一定度过无数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才会积淀出来一份质感通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我妈”一定是拯救过阿勒泰所有的生灵，才会拥有一个像李娟这样细腻如水的女儿。李娟笔下的“我妈”那些朦胧不清晰，那些试图掩盖的侧影，都被张凤侠表达出来了。张凤侠和“我妈”同样拥有一颗沸腾的心，会用女人的小伎俩，也会有女人的坚韧。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会对命运悲壮地顺从。情爱和欲望，善良和心机。因为“我妈”和张凤侠，李娟的阿勒泰和剧版《我的阿勒泰》有了同样的生命力。我替李娟感到了些许的幸福。

我至今没去过新疆，更没去过阿勒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美得炫目，让我心生向往，而我也并不准备就此直奔阿勒泰。我要继续阅读那篇《木耳》，李娟的阿勒泰，有一些许的美，有一些许的烟火，有一些许的五味杂陈。这样的阿勒泰，我喜欢。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央视热播的时候，我正在读李娟的散文《木耳》，单单就这一篇，读了很久，很随意地读，大有西风吹书读哪页，吹到哪页读哪页的任性。好在这篇《木耳》，随便哪一句开始，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开场白，跟着这句话就能进入到一个悠长绵密的场景中，即便没有前边那些过往，从这句话之后，好像很自然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阿勒泰，那是李娟的阿勒泰。那里有外婆，我妈，我，偶尔有几个名字夹杂在其中，随意得好像是偶然遇见的路人。有风景，想仔细看看，又总是突然就消失了，好在吸引你的也不是风景。有故事，那故事讲着讲着就不见了，既没有皆大欢喜也没有悲从中来，没有婉转起伏，也没有念念不忘，好像开始就不是一个故事，结束自然也算不得结束。有时时间线索，木耳已经采了好几年，从最初的寻不见到最后的再也寻不见，好像什么都说了，也好像什么也没说，好像在静虑，也好像就是白猫。说实话，我不想放下《木



《白云下面是我家》木板油画 105×75cm 王世敏 刘红

温婉的诗意 温暖的爱意

品读小说《初春，达紫香开了》

□韩良志

杨川庆的短篇小说《初春，达紫香开了》，是在读大学时的早期作品，原载《百柳》1983年第6期。作为大学生，能在41年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足见其当年的文学功力和作品魅力。怀着崇敬之情，我细细品读了这篇爱情小说。

“达紫香”二月初，红梅小影试新妆”。春天是美好的季节。达紫香是报春花，是春天的使者，更是坚贞美好、吉祥幸福的象征。值此时刻，达紫香迎春竞相绽放，映红了整个山坡，充满了温情的春意、温婉的诗意、温暖的爱意。

爱的温馨。爱是世上最美妙的音符。小说以上世纪70年代知青下乡、恢复高考为时代背景，以男孩李辛怀、女孩孟芸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男孩与女孩下乡时作为知青相识相恋，女孩先返城，后来给男孩寄来一封“分手”的信，两人再无联系，却没有想到恢复高考后，在大学相见，男孩在学校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女孩与自己“分手”的原委，再度开启同窗恋爱之旅的故事。在爱的路上，有过痛苦、彷徨和感伤，但更多的是思念、渴望和向往。小说起伏跌宕，耐人寻味。爱与被爱同时发生，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滋润了彼此的心灵。初春，达紫香开了，而这达紫香是化身，是期待、是真情、是浪漫，更是爱给予的指引和力量，焕发出爱的魔力、爱的魅力、爱的吸引力，这浓浓的爱意在花香里流淌，流淌在男孩女孩纯真美好的情感里，流淌在情窦初开的心里，流淌在相互奔赴的爱河里。

诗的清新。小说取名《初春，达紫香开了》，既是小说的题目，也是男孩写给女孩的爱情诗，清新淡雅、富有诗意的气息扑面而来，字里行间浸透着朦胧的甜蜜、缠绵的幸福。“你是掉下来的星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

点亮了山坡/我看见冰雪在惊慌地逃窜/春天迈着坚实的步伐走来……”，作者将这首诗贯穿小说始终，如一串晶莹的珠玑闪亮在读者的面前。诗中“你是掉下来的星星”，这星星在浩瀚的夜空，看似渺小，实则无处不在；既广阔无垠，又抬手可见；它能带来光亮，又带来无尽的遐想。这星星就像女孩的眼睛，明亮而美丽，在这紫香花丛中，是那样深情而迷人。诗中“在很短的时间里”，短的一见，就会被你征服，就会被你俘获，就会被你拥有，就会摆脱不掉，忘记不掉。诗中“就点亮了山坡”，点亮了彼此柔软的内心，赢得了女孩的芳心，也点亮了读者。诗的清新、诗的唯一，芬芳在男孩女孩的心灵深处，芬芳在青春的回想、记忆和往事里。

恋的痴心。“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大学是人生一段美好的旅程，充满了希望、憧憬和热爱。小说中女孩的“无情”，男孩依然痴心恋着；男孩的“误会”，女孩依然痴心未改；毕业前的去向，男孩女孩不约而同地填报了到北大荒工作的志愿，体现了彼此的默契、灵魂的吸引、心灵的约定、美好的期待。这份恋的痴心、恋的执着、恋的炽热，传递了爱的呼唤、爱的力量、爱的奇迹，不禁让人为之动容、为之赞叹。《初春，达紫香开了》，讲述了一份美好、一份初恋、一份纯真，讲述了一个意味绵长、回味无穷的青涩故事。

“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小说结尾，表达了毕业时男孩要找女孩“谈远方的达紫香”的愿望，设计巧妙，韵味深长，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相信每个人都能勇敢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让一切美好的爱情在青春的岁月里绽放绚烂的光彩，展现出别样的风景。



《额尔古纳夏日》油画 60×80cm 薛智国

巍巍乎若太山 汤汤乎若流水

□阎逸

如果有一部时间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可以提前进入未来，我们的历史是否需要改写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如果真的有一部时间机器，我想我愿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汉阳江口，回到伯牙弹琴、子期倾听的那个知音之夜。我想亲耳听听那广为流传的《高山流水》，我想知道它最初的韵律是怎样的，与我们现在听到的到底有何不同？虽然我以为这几乎不太可能，但也并非不存在意外，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的，比如嵇康的《广陵散》本已成绝响，如今却又惊现于世。

我对古琴的了解比你多，除了有限的聆听，更多的认知皆来自阅读。翻开明代作家冯梦龙的白话小说，古代的颜色和气味顿时扑面而来，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个故事不仅道出了“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的痛楚，也讲述了象征着天地万物的琴心、琴意。据说古琴起源于伏羲氏，所奏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沼，玉珍，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闰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期的即是五弦琴，后因周文王被殷纣王囚于羑里，为悼念其子伯也，添弦一根，清幽哀怨，叫做武弦。后武王伐纣，

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叫做武弦。所以，瑶琴又被称为文武七弦琴。

说起来颇有些玄学的意味：一具瑶琴，中国古时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自然观和宇宙观都在里边了，甚至连弹琴的种种禁忌也在里边。冯梦龙先生借钟子期之口道出古琴的六忌、七不弹和八绝。何为六忌？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何为七不弹？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何为八绝？清、奇、幽、雅、悲、壮、悠、长。而下面这句话应该是抚琴的最高境界：抚到尽善尽善之处，嘘声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现代的古琴演奏家也许对此会有更深的理解。

作为小说家，冯梦龙曾经杜撰过很多历史人物的故事，比如李白、柳永、苏东坡、李清照、唐伯虎等，有的捕风捉影，有的纯属虚构。所以，小说家姑妄言之，我们只能姑妄看之。然而，这个关于知音难觅的故事却是可信的，其蓝本最初见于战国时的著作《列子》和《吕氏春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据后人考证，冯梦龙这篇

小说唯一的杜撰就是说伯牙“姓名奇瑞，字伯牙”，不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但冯氏一定是听过《高山流水》的，他自己会弹也说不定，琴棋书画是古时文人必备的修身技能，所以真的没什么好奇怪的——现代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先生本人亦擅长丹青，有评论说他琴声中有画意，画中有似有袅袅丝竹之声。

事实上，早在1425年，《高山》《流水》曲谱已被收录到《神奇秘谱》一书，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编印的我国最早的琴曲集，《广陵散》《梅花三弄》《酒狂》《离骚》《列子御风》等古曲亦在其中。

说到曲谱，据《神奇秘谱》所载的解题：“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者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落，至宋，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而到了明代，《高山》成八段之曲，依次为：一嵩岳峻嶒，二昆仑苍莽，三天空独辟，四霞起群峰，五晴岚积翠，六暮烟凝紫，七猿猴思登，八振衣怀啸。此曲音重峦叠，巍然高古，整个过程仿佛就像一个人在登山，从远望、近观、入山、仰望、登阶、跋涉、攀援、观景，直到登顶乃至回音，而聆听就是一场心灵的旅行，跟着音符飞翔。已经仙逝的古琴演奏家姚丙炎先生善弹《高山》，没有登山经验而又不解音律的人，似乎很难听出其中的层层曲

折、艰辛感受以及风景，但琴的真意在于将过往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提取出来，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过去了，遗韵犹在。

《流水》传谱甚多，大约有二三十种，尽管演奏风格不同，但乐曲的主题与旋律皆相似。现在演奏的《流水》多为清代琴家、四川道人张孔山所传，他运用的滚拂手法充分表现了湍急奔腾的水势，有“七十二滚拂流水”之称，全曲共有九个小节，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涓涓滴水逐渐汇集江河，川流不息的情景。

我一直以为古琴具有诗歌一样的特质，琴的意蕴里隐藏着灵魂的重量与回声，琴声若诉，唤起的是我们缺失的千年记忆，将千年记忆与一代又一代的演奏家对应起来，全部的阐释所唤起的是琴的历史，琴的修缮，以及琴的叙事。

在对琴的聆听中，李白说：“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白居易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王昌龄说：“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而几位唐代大诗人的内心世界谁能真正了解呢？知音可遇而不可求。苏东坡说：“白首如新，倾盖如故。”意思是，有些人相识了一辈子，头发都白了，就好像刚刚才认识一样；而有些人仅仅在路上遇见，只是擦肩而过了几句，就仿佛已经认识了一生一世。

只是，只是那个真正懂你的人你遇见了吗？在山脚下，在街角的转弯处。